

皇明名臣先朝錄卷之三

文徵明公墓誌銘

文徵明公墓誌銘

士奇

正統五年壬辰年春正月少師

學士連安楊公

作樂曰易侯少

君命不可格也

是年七月二十

皇明名臣先朝錄

卷之三



太宗皇帝入正太極殿其香案初進內閣簡翰林之臣  
七人其中事與客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璉金  
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晚  
上出右順陽召內閣諸臣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  
示之言吉安鄉民之請聚者已悉復業蓋朝廷初有  
賜進士出身入翰林者始備

職務且無稽古慕述之事不虛寸晷  
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充  
勤勵遂皆進官公進脩課數月復進侍講明年改元  
永樂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二品金織  
衣具勞之曰天下事成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  
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敕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  
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敕褒觀公讀奏訖曰計發  
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  
方之事方殷七人者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受旨退治

職務且無稽古慕述之事不虛寸晷  
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充  
勤勵遂皆進官公進脩課數月復進侍講明年改元  
永樂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二品金織  
衣具勞之曰天下事成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



分理也無幾簡翰林之臣十數人燕右春坊官任  
導公燕右春坊諭德授奉訓大夫日分直進講經史  
四年春公得寒疾命中官以御書來視賜藥物五年  
奉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邊務察視守備還奏稱旨六  
年夏喪父給傳歸既葬遂命起復是年冬喪母公奏  
歸守制時已下詔巡守北京不許七年春內閣胡公  
及公金公奉命扈從北京甘肅總兵何福奏降虜脫  
脫下花等率部來歸命公往同福處置還奏  
上悅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封福為寧遠侯八年  
春車駕北征本雅失里公三人仍扈從至驢駒河命

公先齋教還報

皇太子復還北京冬扈從還南京九年春奉命喪遣  
中使護送既還

皇太子命公侍諸皇孫學且命公曰廉則有成公盡心  
不怠重脩

高皇帝實錄命胡廣胡儉黃淮及公為總裁十年二月  
賜誥命并追贈父母妻冬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統奏  
叛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  
李彬鎮陝西邊初彬率師勦之且命公往與彬計度  
十二月還奏彬逃險阻今漢宋人疲馬蹇不可行耳



小醜不足法... 一年春徙守北京十二年三月徙征瓦剌時

皇太孫侍行

上命胡金及公三人凡行營者... 聰明尚寶司官關命公兼之... 經四書大金公三人皆為總裁十四年陞翰林學士... 仍兼庶子扈從南歸十五年春復扈從巡北京十六年夏進

高廟實錄賜宴養胡公... 時廷臣狎思多縱忌公抗直發其私適太學關祭酒... 衆共舉之實欲疎公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 不下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授奉... 政大夫十八年扈從北征秋還京冬將西征親藩奏... 建文中江西所採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云... 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

上曰意固如此遂竊三殿災公借金公陳便宜十數事... 皆見施行重賢愛民或言非奉必拔之尚書夏原吉... 以兵饟不給坐繫呂震言其非姦侍讀李時勉嘗論... 事亦有言其實直者皆徵



上怒公悉委曲為之無報二十一年秋復為從西征  
驛萬金一切軍務悉付公掌軍勳侯陳懋秦王也生  
士千來歸命公往議定降師奏稱旨二十二年復從  
北征中道軍餉不繼

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數遂如公言遣使諭虜釋  
其弗臣之罪下令班師浙江三司奏慶州之麗水福  
建之政和山寇劫掠請勅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  
民為有司所苦出不得已兵出則良民先被害遂遣  
一勅使撫諭之不足煩兵

上從之卒如公言無事一日

上從容坐帳殿諭公二人曰東宮監國久熟政務此歸  
悉付以天下事吾惟優游暮年二公共對曰

皇太子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陛下付託

上悅師次榆木川

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藥羹飯食指飲一切之禮悉出  
二公衆遂推公先馳歸報既至同尚書蹇公等議喪  
禮遂議即位禮

仁宗皇帝嗣位進公太常寺卿授嘉議大夫仍兼兩職  
學士逾月進太子少傅授資善大夫兼護身殿大學



士山陵事奉大皇帝

上嘉歎即升公工部尚書仍兼前二職賜勅褒諭三傳俱支尚書一俸全給米洪熙元年賜誥贈二代考妣無幾

上命範白金為方寸印四枚其文曰繩愆糾繆以賜師傅公與金公同受其一皆其之直言匡輔脩

文皇帝實錄公預總裁

仁廟上賓時

皇太子監國南京遺詔召嗣位公往迎於德州既還命公同有司相陵地

宣宗皇帝嗣位脩

仁廟實錄仍預總裁高照及在廷多懷二心惟文臣三四人勸

上親征公其首也遂扈從討平之師還特受駢蕃之賜馬騏驎變交趾黎利聚眾抗王師總帥孱弱不支輒與利和且為利請立陳氏後遂以師還奏至

上以示文武大臣皆勸發兵擊利

上不聽意偃兵息民公預力焉是年八月車駕巡邊至遵化聞虜逼塞下以道阻師難並進

上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獨公從既還陞少傅進



崇祿大夫仍兼尚書大學士三俸俱支解大學士俸  
進兩朝實錄賜宴奏又范白金為圖書刻方直剛正  
四字以賜公數月

上念先朝老臣蹇義等四人皆春秋高並賜教褒諭命  
輟職務朝夕左右侍論議公預馬賜玉帶加有御製  
詩畫之賜公滿三載吏部以聞賜勅有忠言謹論裨  
益為多之褒賜宴禮部遂賜少傅誥進封三代後兩  
扈從巡邊皆至洗馬林而還

宣廟上賓公復偕有司相陵地

皇上嗣位公與同官三人協志合力以效裨益賜賚特

厚脩

宣廟實錄皆為總裁書成進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  
尚書大學士如故賜玉帶時

上日勤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五年謁告省墓賜勅褒  
諭加厚賚給傳遣中官護送既還京道堯春秋七十  
公仕於朝四十年皆居清密考鄉試者一讀廷試卷  
九為人閨疏果教遇事當為奮前不疑於論古人必  
欲出新見不肯苟同議辟率歸寬恕動職事盛寒暑  
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及遣使事及遣將勇怯智  
愚廉不通知故付量事勢平豫中內篤孝友睦州之



行義故宜務且有及後世者惟是無所不為  
客善交際雖貴感無涯岸貴職大小皆歸心焉故聞  
其沒也咸有嗟悼悵惜之意所著文章有默菴集樂  
山小藁靜軒藁退思集北征記訓子編藏于家元配  
劉贈夫人繼劉封夫人子男六恭讓錫陽貴者貴進  
女七孫男十二奏儼倫後儉信儼佐僚偉由儀女七  
曾孫女二士奇與公同僚三十有九年同事

四聖今內閣舊臣惟吾兩人未能退公又溘先余逝公  
之塋其子屬少保楊公書墓上之石余銘諸幽嗚呼  
凡今能文士大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

交又之深言之信者余兩人其庶幾可無愧也

銘曰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

聖明光奮于績承明延閣著作之庭以朝以翔舒華振  
英北喬西垂從狩萬里職典著文亦兼知武羗虜胸  
臆帥垣弱強重瞳屢顧敷奏惟明晚陟三孤二公弘  
化恪恭朝夕敢或違暇

帝懷敷仁鞠躬承之民懷被福勉成之志存寬惠行  
在果斷嘉謀謹議褒善有煥于告南旋曾幾何時上  
下延時而許卷未越昔內閣七人同事茲并五祀我  
銘其曰公壽考終榮寵光於乎文敏歿也不亡



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進士歷仕洪武正統間在  
至少保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仁宗一日東宮觀漢史歎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  
誠賢然非文帝之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  
漢一時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採文  
帝事編為事類以獻

仁宗甚悅賜書褒美名臣贊

先生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

上命莫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

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

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儒朝廷

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

如此為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為

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列文曰初學小子當選選

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其曰立身階方寸地必無為

董子之正言而不放言其意之謂由人以儼為知人

後儼為祭酒先生已奉命在任禮堂高於身也先生

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謂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謂

公祭禮主胡祭禮先生已奉命在任禮堂高於身也



問往來者又二十餘年... 所知有玷於斯文而... 楊文定公最善王... 就二人評有所改易... 陳學士當筆誤祭文... 言色公即已之 水東日記

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  
必用桃符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文貞為西楊文  
敏為東陽蓋以姓同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因出西江

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陽號文定焉東王  
則抑菴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 同上

宣德元年春三月既望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楊公弘  
濟被命歸省其母太夫人于江陵時不得見者十有  
八年矣先是公由翰林編脩為太子洗馬侍

仁廟於春宮丁先太常府君憂詔奪起侍講經筵後屢  
欲歸寧而竟不果行存以逆時十年不得快適未幾

人年高強食益壯教諸孫綜理家政裕如也公在朝  
遠念不得見母中抱沉鬱食息幾廢然聞其康強葉  
他日必復得見輒用自解永樂甲辰秋公為入翰林



為學士賜誥命太夫人受五品封號未幾復拜太  
常卿推恩上及三代太夫人加封三品國初江陵人  
有南徼之戍什伍連屬楊氏亦隸籍焉其地在澤蘇  
徃戍者多不得生還追遠無虛歲太夫人甚廉苦之  
至是

上優詔復其家公在京師馳書還報而加封之命適至  
太夫人被二品命服北向稽顙諸婦孫皆羅拜欣躍  
以至感泣公今又乘傳南還計日抵舍太夫人童顏  
白髮雲冠霞帔坐堂上公朱衣象笏于階下諸婦孫  
先後奔走奉觴上壽當此之時更不知天壤間復有  
何樂可以及此也况內帑泉幣白金文綺之錫絢爛  
稠疊拜墓燎黃祭畢而燕樂與父兄宗族侈

上之賜士君子效用於昔沐此光寵可謂盛矣雖然賢  
才之生天固有以啓之是以明良相逢功業克建而  
令名無窮焉若公之德器材識卓為一代偉人而君  
臣知遇又如此豈偶然哉送歸省序

自昔聲華藹禁林幾年出處嘆滄沉漢文未許馮唐  
老鮑叔偏知管仲心賜食每當瓊署曉還朝垂簾  
花陰眼中親善無多在白髮相看意轉深

詩並覺

卷之四十一 詩五十五 文公集



正德九年春備國子監龍工禮文定公  
文文定以重建太學為是具疏進呈命范火  
楊文貞公時文貞已卧病乃作一篇以新建廟學為  
題封進用之文定不悅執用其題

文貞具本論凡言重建者謂已作之後又作之廟學  
雖前元所建非國朝事此不可論今既悉撤而新作  
之只當云新建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建太學而不  
云廟於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為宜廷議  
雖魁文貞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之學識於是  
可見 審坐瑣細

公撰繡林讀書記曰學宮在繡材之陽與龍蓋諸峯  
相望此其讀書處也予自髫髻就傳於茲者若干年  
讀書之暇偕同遊登山椒盼長江望洞庭覽雲夢之  
之墟天光萬里逸興雲飛有不自知其樂者及出仕  
途歷險夷又若干年今年七十有一追惟父祖教育  
于斯師友訓礪于斯國家作養于斯而寤寐之間未  
嘗不在于斯也復惟少時拙工呈朴備員翰林由編  
脩遷洗馬以事坐廢若干年復入翰林遷太常再遷  
禮官忝列三少之末仰惟

聖明遠蒙拔擢不敢不敬謹從事以圖報萬一况請書



終身亦惟以禮自度不敢以夷險易心第恐有虧  
庸年益衰邁而終不能無憮然於進退之節尚思以  
義制之而不敢昧於所私也

公年七十乞老上疏曰臣一介書生荷蒙國家作養  
出仕四十五年歷事

列聖叨享廩祿復蒙

皇上厚恩擢居顯秩日侍清光恩禮優厚臣再世再生  
莫能補報臣今年七十有三筋力衰耗耳目昏曠思  
慮不周事多遺忘加以今春遘疾叨蒙

聖恩命醫調治痊可然自是血氣益衰日甚一日雖欲  
勉強圖報萬一而力不從心切自思惟有斃而已仰  
惟古昔聖帝明王斟酌人情制為致仕之典

聖朝稽古為治推廣仁心優老恤賢人臣七十得致仕  
不強其所不能以全始終之誼士君子揣分知足明  
於進退不敢貪祿固位以存廉耻之心惟時人有士  
行朝無倖位良以此也

公自贊小像云資可以為學而理或有未明特可以  
行道而力有不至細懷古人夙夜惟厲而莫及焉嗚  
呼老矣又自贊待滿像云以一介書生居三公之貳  
峨峨其冠瑤瑤其珮日近清光諒仁道義精而德高



民以為志乎抑確確庸庸以保富貴乎聖賢之  
知之難而行之不易也尚思時之所遭身之所自以  
報萬一庶幾於君親為無愧也

李文達公序公文集曰公蚤授經科擢官翰林進官  
僚而輔導之功顯入內閣而論思之職脩日備顧問  
於弘文而經濟之略大展屢任總裁於國史而勸戒  
之義彌彰平生之志於是乎伸矣則其事業豈易及  
哉及觀其所為文章辭惟達意而不以富麗為工意  
惟主理不以新奇為尚言必有補於世而不為無用  
之贅言論必有合於道而不為無定之荒論有溫柔

敦厚之旨趣有處重老成之規模真所謂臺閣之氣  
象也平生之學豈不由是而著乎

並文集

司寇彭文惠公贊曰江漢炳靈以發文明早居館閣  
晚踐孤卿德艾思奮處困而亨謙虛好學保泰以貞  
老成體國著龜典刑東里建安泰合成名二十餘年

光輔太平名臣贊

少師楊公天傳士奇

王文瑞公註

公楊氏字士奇吳光華徐人南唐虞部府君緒始居  
廬陵再世徙宜水集王先素遷徙居太和故冷為太  
和人曾祖景行仕元景宣以翰林待制致仕有傳在



國史祖公... 時公早... 之詳公... 時夜... 陳先... 十五... 郡縣... 林任... 部考... 副然... 猶執... 筆在... 翰林

太宗皇帝即位遂擢為編脩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  
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  
中典機密尋陞侍講

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置此爾但盡心勿自疑  
畏公感

上知遇忠勤不懈早夜孜孜以脩其職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又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益見  
寵任文華殿當講大學公呈講義於

上前覽畢

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公因奏



曰二帝三王所以備諸身施之家國天下者莫如道

上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古為證庶幾易入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象傳義為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公公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公曰程子嘗言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為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哉

皇太子嘗閱真德秀所輯文章正宗喜其有益於學者公曰德秀道學之儒志誠甚正其著大學衍義尤有益於朝廷君臣皆不可不知

皇太子即取視且命翻刻以賜諸子亦以賜公曰予倚卿為輔卿亦當留意也饒州士人朱季支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攢之四裔公曰當盡燒所著書庶



幾不謀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不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邪遣行人  
還饒州會布政司及府州縣官與其鄉士人明請其  
罪而笞以尔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

上復諭羣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毀其所著書最是廣  
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藤篋諸物將以遺廷臣  
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視無公卷乃獨召公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公曰奇  
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  
既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今衆  
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

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陞左春坊左諭德兼  
侍講禮部尚書鄭賜為侍郎趙珰所間憂鬱感疾勉  
強奉職如平時忽以卒告

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衆未及對公進曰臣觀  
賜病數日但未敢即安昨晚同立右順門下賜忽仆  
地旁人恠賜無人氣臣遽命其屬官掖出午門外

上聞公言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  
命工部與棺禮部往祭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命  
天下命公視草



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備私於公曰  
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僞言

上喜公能服善曰則何有敗事由是益屬意於公明年  
車駕巡狩北京

皇太子監國

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職輔導義於事多疑少斷常  
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公曰事豈得不  
思但多思則惑惟當據理而行

皇太子聞而笑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議事擇當理者  
從之不必多思致惑也然

皇太子知公誠篤惟公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  
用由是少有關失而上下安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  
詩法進

皇太子以問公公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  
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耻酬百王  
除兇報千古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解  
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后主皆淫靡不足道殿下明  
經講道之暇娛意文事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  
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急也



皇太子喜讀易凡決疑必用著而以易斷命公取朱子  
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公因進曰易固為卜  
筮作然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凡脩齊治平之道悉  
具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以進名曰周易大義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公問曰爾輔東宮久果何如公  
以孝敬對

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品祭器皆親閱去年  
將時享頭臘作醫言嘗汗殿下曰汗即不敢灌祭左  
右請遣人代片之曰

上以命我又可遣人伐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疾  
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借下人車  
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晏始食駕還而後能  
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履  
下天濶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遠改又其  
存心以愛人為本終未必不負陛下付託之重

上悅十二年五月日命免



上問禮部及翰林等官曰今日官行何事  
呂震曰日今與朝者不同時當有傳即備智曰然  
同日宣免賀公對曰日會天變之大者也宋仁宗時  
元正日食官謝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獨曰  
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  
日罷宴仁宗深悔今誠宜免賀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  
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師欲獲其事疑未決獨  
召公問曰昨聞塞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  
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公  
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王始  
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  
京惟欲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  
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為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為戰具大怒  
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拯解乃免遂命削  
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遠即其作禍  
可朝餐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請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子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所位



當何如未幾未有言公對曰二王事廢宮中  
東宮猶復在中皇太孫又復亦在中諸皇孫與太孫  
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公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按筆  
命公足之遣鴻臚寺丞周昇持赴陵俾率行之少頃  
復命以宸翰

上遂以與公公寶藏之至今存焉皇太孫勤於學問  
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正大儒者侍講讀公與蹇義舉  
儀智衆以為老公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  
老成正大廷臣未見其比

先生天才頗高識見亦異於衆善料事人亦憎服其  
門人郎中李灝布政楊瑛參議馮謹僉事談泰府縣  
職陳綸王訥章學職楊威唐旭輩二十餘人施政立  
事惟務布政合其志嘗曰天下人才一邑人才也吾  
邑若此餘可類推後世不及唐虞三代者學術為之  
也恒欲封事時政不敢犯位卑言高之分吁昔孔明  
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今時人許先生有  
匡世之才卒靡冷官而止人皆惜之先生自若也使  
先生果得顯任其能匡濟否乎或論之曰先生志老  
當其志得其位必行其學恐行其學不能阿順



其居為正立廟往告胡宗伯勸其力諫罷其後憤言  
切激人笑其蘊以此觀之其忠君愛民之心正大矣  
雖然此特論心之所存而已其所自得者固難言也  
先生自致仕歸自以不能行道濟時恒慊于中錄醫  
方合藥以拯民疾述家禮以正民俗脩誌書以篤民  
風躬行孝弟以敦倫理勤儉治家以杜華競鄉邦吉  
凶事咨訪而後行奉母之餘琴碁適趣而已不與餘  
事以書經起家教其家子時泰登景泰丙子科吳落  
榜鄉貢進士授河南涉庫教諭分俸就養于家天順

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  
正日食宜免賀朕知之可謂得人矣二十二年八月  
太宗皇帝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皇帝即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  
城中空虛慮趙府兵為變因秘未發喪

皇太上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今聞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歸即

進納

上即取付太孫曰有廢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  
就留之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



未定淳議唯屬者本就以付之淳議何由與五日朝  
廷事卿與憲義當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也公曰  
下嗣位事無大小皆當盡公此收人心之機也恩之  
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書  
以為貶臣兩人不應先及

上初即位有詔減冗費而惜薪司准常例賦北京山東  
棗八十萬斤為香炭之用公入奏曰詔下甫二日而  
即有此雖云歲用得無過多

上曰數日事業叢脞此蓋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耳即命  
減其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易吉服

上時未有答震退徧語群臣明旦易從吉公謂震曰今  
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衰服後仍素服衣冠經帶者數月今

上於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  
書蹇義兼取二說明旦群臣皆就衣冠黑角帶遂以

聞

上亦未答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轉  
宮在嬪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公自左春坊大學  
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翰林以  
公等所受誥草進呈

上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  
而或怠顧謂公等曰此實朕心卿其勉之公對曰  
聖德能容臣等敢不勉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  
怒不以喜怒為用舍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願

陛下常以古人為法陞少傅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  
大臣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馬畜蕃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觀官  
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寺  
苑馬寺歲課甚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  
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  
與民同豈貴畜賤賢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  
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必責賠償破家產  
累子孫朝廷可為負此名於天下后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又言兵部已督朝觀



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  
號泣於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  
學問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  
輩皆忿卿朕念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  
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  
便命公據此單勅止散馬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  
孤矣但馬已領者當如何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  
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公曰繼今今有不便惟密與  
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

上以梓宮在殯命禮部尚書呂震新正朝儀不用樂及  
鴻臚習儀仍用蓋震主之公與黃淮等入疏言前已  
議不用樂今仍用不可乞勅禮部設而不作未報乃  
復進奏侍廷中至夜漏下十刻遂有旨如公言越三  
日

上召公等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奏停樂是臣  
以能直言為賢如用震言今悔何及洪熙元年正月  
命公兼兵部尚書公辭曰臣為少傅大學士已踰涯



分尚書一職是不敢當

上屬色曰黃淮為宗金白黃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卿勿辭公請辭俸

上曰卿於朕勞動二十年故賜以此祿何用辭公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寒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公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顧義曰廉貪之風士奇有焉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

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逆旨後已陞為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寒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即命都察院逮治之公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綰前史躱之

上善即罷治仲成賜公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曰卿導朕以仁勸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誠忠良股肱之臣也有卿如此朕復何憂煥熙元年二月

上以由二頃賜公時寒義先已受賜嘗懇辭

上曰卿事朕未嘗一誠寒義多朕心不忘卿前辭祿今又辭曰何執之固也公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



分豈可不知此是事少是殘喘得是事

陛下五年無恙在場山林定賜多矣

上曰汝勿憂終身善法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公曰

聖仁在上臣後何憂遂聽辭明日論寒義曰士奇真能

庶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職吏乎四月入 上書頌

太平者

上以示公及寒義夏原吉楊榮義等曰

陛下即位所行皆仁政百姓無科歛徭役可謂治世矣

公對曰

陛下恩澤已敷但流徙尚有未歸瘡痍尚有未復遠近

猶有艱食之人須再休息二三年庶幾人皆得所

上笑曰朕與卿輩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

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上五章朕皆從所言卿三

人未有一言豈朝政果無關生民果皆安乎卿輩吾

所倚任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所隱大理少卿戈

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

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費直沽名

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耳古

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 餘不詳因食難陳而對則直也公又進言



上深嘉言猶不憚曰先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

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盡者不之罪今謙因言敢於朝臣皆以為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失若傳之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惕然曰朕非惡謙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言所能言當以璽書開諭可也

上遂命公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由是天下知聖德之實

上念公匡輔之力賜公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于內期予于治以惠黎元正固無二簡在朕心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疆上嘗論科舉須是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也



上曰然則將如何公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  
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皆  
就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士少  
自科目進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往與禮部計議以  
議定未上而官車晏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元年高照反車駕親征罪人既  
得尚書陳山來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

依違其間榮遂傳旨令公草勅詰趙王公曰事當有  
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今當以何為辭榮曰令違黨  
言實與趙謀即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如此能服人心  
否乎往見蹇夏反復言不可狀蹇夏曰即如公言當  
若何公曰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當必  
無虞而國體正矣二人曰

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也公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厚庶幾仰感  
皇祖之靈



海東公... 趙入公三人繼走門者不內俄復召塞夏塞夏以爲  
言白之

上不憚而止車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言  
者猶喋喋

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對曰  
今日宗室惟趙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群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趙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奈何不愛今思所以  
保全之道欲封群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璽書  
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敕書往  
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  
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親厚而薄陳山竟驟斥之久之召公論曰  
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  
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高表  
乞立為陳氏後詞甚懇切

上亦厭其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請當益發兵誅  
之或以爲黎利之無名徒爾示弱



上皇皇帝... 今勞者未息... 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為美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憾此事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五年二月

上以四方屢有水旱欲下寬恤之令獨召公議之

上曰被灾之處稅糧首當免民間有欠孽富馬驛官責

償甚急民苦之亦所當恤凡爾所知者當悉為朕言

公曰百姓積欠薪芻及採買諸物官府但知督責而

民不能輸官糧額重民困無聊多有委棄逃徙者當

量與減除部符坐徵買辦諸物不問其地有無一槩

趣辦民費價十倍不能完唯當於產有處取之無者

勿強也年來刑獄不清旱潦恐由於此宜戒飭法司

費用... 恐務求... 四方工匠丁男皆徵集京師役



積欠者免其稅課者千六七身聽勞因而妻  
顧未免怨數當令官家活丁多免其半單丁者皆免  
老病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正誣引為匪者察實除  
之今軍民若漕運而倉廩無關防姦盜相繼恬不  
法宜命風憲官巡察

上稱善即書勅明旦行之民大感悅七年二月

上諭公曰憶前下令恤民今已再期民事不又有可恤  
乎公曰官田減租民間皆感聖恩而戶部不行追  
如舊此循習之弊

上色弗然曰今欲再下勅寬恤必舉此為首如再格不  
行必罪之因問事之當寬恤者公曰遷移之民朝廷  
既赦使復業而家業盡喪又有公適私債之擾所在  
官司不能恤則必逃聚山林相結為非請下有司凡  
逃民願歸者郡縣善撫恤免其征徭不願歸者聽於  
所在附籍給以閑田為經營居處免徭役三年歲使  
得安

上曰在彼在此皆吾民但得人安足矣公又言各處課  
程先因鈔法不行加倍徵納蓋一時權宜今鈔法廢  
適宜減倍徵之額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浙  
江南稅魚課舊皆納銀請裁為一例



上命納錄一兩者折鈔百貫又言小民之不安皆原有  
司貪暴請令風憲考察

上曰然若有廉能者亦令以名聞將用之公又言方  
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務取公  
廉端厚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  
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  
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為小人所誣年來  
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  
同考試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出眾  
智謀才勇精於武畧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  
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  
其餘犯者子孫有文學才行並聽用公又奏臣見聞  
不廣願命大臣謹厚者一人共議之得推廣仁恩徧  
及天下

上以胡濙謹厚命與公密議凡可行者悉以進事皆施  
行今

上即位之初惓惓以天下為心率其同列首言當重  
軍政飭邊防以奠安百姓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  
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當令參贊軍



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湖廣河南山東江西  
去年旱災人民艱食慮有嘯聚為非者宜委文武大  
臣各一人往鎮之事定而歸緣邊將士所以警備非  
常其無馬者宜令於行在太僕寺苑馬寺闕用西蕃在  
諸處貢馬有可充邊用亦聽留官員冗濫宜從吏部  
及內外風憲官考察近詔寬恤軍民內外諸司當體  
朝廷之意凡事務從減省宜令條奏事有應者取自  
上裁詔皆如所言公等又上疏曰

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詔臣士奇曰明年春煥東宮出文華殿讀書  
凡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庶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  
望

皇上留心不幸大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伏  
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其所條奏惟在慎  
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臣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  
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  
關於此疏奏

上與太皇太后皆嘉納焉

太皇太后遂告諭公等事以擇講臣為務尋陞少師



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公又念今邊徼之清  
軍有以陝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  
伍者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  
隸之人往北方極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南人死  
於寒凍北人死於瘴癘且去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  
道路遙遠困於無資多致死亡深為可惜在

祖宗時已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南北各就近衛服役  
之令兵部以文移煩勞憚於改發不念下人之艱苦  
不思兵備之無實遂與少保楊溥計議具疏而率同  
列上之且曰臣愚欲以今後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陝

西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  
遼東諸處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  
南直隸軍丁皆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  
待補足其缺又以填腹裏之空則兵備有實下人不  
困

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天下便焉又言堯湯之世不免  
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其於備荒皆定制天下郡縣悉以  
官鈔雜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歛散又相其地  
宜開浚陂塘備築圩岸開渠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



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姦弊日滋  
源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堙廢或被占奪稍遇  
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  
繫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  
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糶儲以備荒陂塘閘埝皆令備  
後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虞則候稔歲而後行郡縣官  
滿無以此之廢舉為廢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  
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若巡歷所至不復問理聽  
其堂上官糾治廢典官有實積荒歲人民不至狼狽  
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上曰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戶部亟行之時有言方面  
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思出於下欲如洪武  
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公與楊溥等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  
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  
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  
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

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祖宗之心非是者  
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祖宗相承為政皆有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人民之望者  
多保官乃第一事當言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為  
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  
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初明監在座前可無疑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舉臣舉保吏部審擇  
具名奏請聖意先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  
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  
專欲壞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任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

何由治乎伏望聖斷只緣

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職必須明正舉  
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  
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國家治忽  
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聖明裁擇詔如公議五年公  
聞四方雨澤不足率其同列上疏曰

皇上臨御以來凡百科徼一切停罷官府道途悉廢  
免民生既安天休當應然今猶旱災者豈刑獄或水  
清歟聖心懋切惟是聖仁慮恐理官奉行未至乞令  
三法司精選其屬清慎公正無私者舉人舉之



以教分行天下審慎國紀親詣州縣召集耆老  
審問實情具奏慶豐不令有冤輕罪有疑者即與決  
斷不得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理庶幾可  
以回天意從之公久在朝廷處宥宥之地言動以理  
不苟為異同亦不惑於利害惟以忠誠結主知而  
仁宗皇帝知公尤深由是

太皇太后亦知公為人

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陵公與寒義楊崇等皆從

上傳

大皇太后嘗命公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

上諭公曰太皇太后為朕書室者往年在宮中談卿等  
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孰  
肯任事不任事皆有幾評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  
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迂意識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卿然能從卿言以不敗事嘗有小失甚悔  
不用卿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少為  
迂而不從謹之謹之當對曰

太皇太后之盛德

世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  
下嘗奉聖訓公處心公其  
事必當大體



非事者必盡誠為之仰辨有忠貪非不使者必盡  
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公德義是是非非悉微者  
每與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  
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  
舉賢才列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卹民蓋公  
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間識與不識博狗於表  
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忿與不卹也直道  
而行不為阿狗永樂宣德中同列有譖公於

上者皆賴

上明不聽公聞之亦不為憾待其人如初篤故舊解縉

尹昌隆之死言於

仁皇皆存其後公秉謙執虛未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  
一心直嘗觀之宋歐陽文忠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  
其功業之盛亦既顯於當時若君臣相得內外無間  
享其福祿榮名而久於其位蓋未之能也今公德行  
文學兼也為四方之望議論政事施於朝廷者四十  
年君明臣衷志同道合軍國之務知無不言而言無  
不盡典冊制命皆出公手在位之臣事有可疑者一  
於公決之若公者非書所謂商者成人詩所謂王之  
董臣也與公嘗以其進於



上上之命於公者備錄成書曰此

列聖大德所寓也倘可志我直從公久其變教為多而  
知公亦深公之細行皆可書當別有備載之者姑取  
其事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為之傳使後之君子  
有考焉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二

后集

祭酒文毅李公言行錄

楊尚寶燕

李時勉名懋字時勉以字行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任  
永樂正統間官至祭酒卒年七十七謚文毅  
先生少負大志勤於學問窮性命道德之奧於書無  
所不讀永樂間取進士第

太宗皇帝銳意文學擇進士之尤者俾盡讀中秘書學  
古為文辭先生與焉其文學日進有盛名以母憂去  
居喪務盡禮服除授刑部主事而所治無冤人與備  
高廟實錄成後翰林侍讀先生自以蒙恩厚思所以報



殊過死事者嘗者亦不以時  
上亦多聽納雖善情終不隨

宣宗皇帝元祿客之臣侍讀學士待之加厚賓與之歲  
三命典文衡

上臨軒策士則命讀卷人皆以為公正統初

上御經筵命先生兼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其有  
所感悟

上亦為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為范淳夫其人也時  
太學缺祭酒而難其選諸公皆謂莫如先生相與言  
於

上遂以任之諸生數千人皆習經藝先生開導訓誨各  
因其才而必窮其旨趣俾有所領解如饑者得食渴  
者得飲於是小大皆有所造就病者有醫死者有歸  
其未娶者俾有室皆先生出資為之倡而仁義危行  
成焉諸生事先生亦如子之事父有急必赴雖寇難  
不避賢才之盛蓋彬彬焉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  
講席堂祭酒當以經筵講而先生又病嗽人疑之至  
是并堂舍廢快色溫氣餘陽坐西南隅講尚書闡明  
帝先所以親親任民協和萬邦之道辭旨清遠聽者



上為進喜喜賜子有加 王直撰墓表

李時勉在翰林直書進諫

仁廟慈命力士持十數瓜不死涓

宣廟御在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  
矣正統時為祭酒傲胡安定教隨其器而造就之諸  
生勃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無盡有  
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後王振  
怒其持儒禮構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  
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神保身與古  
雜錄

李先生為祭酒嚴教正大極意造就人才督勵尤切  
夜讀務盡二更將五更命膳夫提鈴循門喚起讀書  
或自潛行察勤惰無燈者明日責罰自是燈光達旦  
書聲不絕可齋雜記

洪熙改元大教克講席奮忠諫動天地而感鬼神繼  
司成均諸生愛之如父母晚路權璫執命文毅見辱  
石大厝代死諸生號救闕下者數千人畢倫跋帖

於學士浩然正氣博文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行  
歷事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奸驕我忌  
奇後顧代門徒之義歸光于田名儒風致彭韶撰贊



尚書文端王公神道碑銘 李文達公賢

公諱直字行儉別號柳菴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  
世傳輔東晉遷家金陵後數世有崇文者仕唐為吉  
州刺史因家吉州又數世孫贊仕宋為戶部侍郎徙  
居恭和代有顯人曾祖以道祖子與隱居不仕父伯  
貞仕國朝為肇慶知府俱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早喪母而父以  
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見家貧  
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  
時

大業皇帝為意古學諸通達士會蔡等二十八人為  
林慶吉出伴讀中務書成進大之學公在選中  
激奮志不數年兼解遺古作者

上以公卓超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為  
贊翰林備撰事駕還幸北京

仁宗為皇太子監國書務之重選佐者慶時翰林  
黃淮楊素等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快不懈中外

咸稱至意及聖太子崩公為太子輔導  
太極殿錄未成

仁宗崩後進封



宣宗即位與備兩朝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  
讀學士有白金綵幣襲襲實錄之賚進階中順大夫  
今上嗣位詔備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  
郎仍兼學士賞賚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准  
部事宗伯胡公大喜聞部之政悉付之公慶之禮部  
若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璉去任詔以公代之命下士  
類以悅進階資善大夫歷再歲有無賴不得志者以  
選撥事嫁禍於公給舍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公誣加  
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正統己巳秋北虜犯邊境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為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  
特命公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尋進陞  
榮祿大夫景泰初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進階光  
祿大夫公累疏求退不允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圖任舊人公艱於步履不能朝謁懇乞休致  
并辭師傅二職詔特許之賜以璽書有忠清之操簡  
于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錄賜之給驛舟以歸



公方面備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廉直  
寡言先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  
文清緻四方求者接踵屢與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  
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與王文安公齊名  
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士類莫不拭目  
海內想聞其風采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官  
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益留意人才委任部屬凡  
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  
號得人奔競之風為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  
切世味安於淡薄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  
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  
有抑菴集若干卷行于世天順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四訃聞

上為之悼惜特贈太保謚文端遣官諭祭于其家復令  
有司營葬事公配陳氏累封一品夫人先公二年卒  
子男五人長積翰林檢討居母憂以卒次曰積次曰  
穆曰桐孫男十人曾孫男七人積等卜以天順七年  
正月十六葬于邑之實信鄉高坪之原乃以公所為  
墓誌示賢請銘其神道賢從公遊最久公未嘗待以  
屬吏又引之同升平生之志未有過於公者謹次事



善事兩系之以銘銘曰國之明昌樂彼賢者之生繁豈偶然侃侃王公天賦其秀有聲煒然大江之右鸞坡鳳閣容與翔翔惟學之富惟譽之芳遂秉衡不倚不忒百司庶府位稱其德位稱其德又我蒸民列聖汝嘉保傅師臣公之旋歸既祿且壽國藉著龜士仰山斗公之云亡軫我聖哀節惠二名錫命幸公有美哀榮無然愧怍銘在豐碑元老之墓

祭酒陳公言行錄 敬宗

楊尚寶 庶

陳敬宗字光立湖江慈溪人進士歷任永樂天順間官至祭酒卒年八十三

陳敬宗由翰林升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對客善飲襄城伯重新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再飲主至醕酌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古稌雜錄 公登永樂甲申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與脩

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脩五經四書大全成改翰林侍讀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脩兩朝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為人矜嚴好禮

入居大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



諸生進學處德元善尚書閣中楊鼎初發解于鄉試  
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公卒業其為士大夫  
所重如此景泰元年致仕

國子祭酒四明陳先生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  
訟之者法司將覆者就逮周文襄公其同年謂先生  
當具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遷就之辭先生見  
之驚曰無乃誑君公笑曰左法惟奏事不實耳聞者  
或迂先生而先生不亦絕臣哉水東日記

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而頽然無累抑抑德隅  
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師於國子身以為誨

朋來是樂不解于位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彭韶撰贊

副都御史吳公言行錄訥

同前

吳訥字敏德直隸常熟人由薦舉歷任永樂天順間  
官至右副都御史卒年八十六

公父為沅陵縣主簿常被誣繫京師公乞身代事未  
白而父沒公治喪如禮不用浮屠法力學尚義兼善  
醫術聲聞江東郡邑薦為校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  
至南京上疏懇辭時

仁廟監國聞之命教諸功臣子弟復拜監察御史歷陞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左副都御史



海虞吳敏德為僉都御史持敬慎之心秉廉直之節  
其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方外  
而國內者相去遠矣 王直撰贊序

吳思菴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  
趁航船兩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中群  
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足供談  
笑也 水東日記

公為人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其學  
務遵儒先闡經訓以正士習為文章根據義理有裨  
世教不徒作也公自童中積學有素其求端用力必

由博以入約自體而達用不事矯飾務以行檢為先  
至其為文根柢則以群經為之本波瀾則以遷國為  
之輔於是形諸論著不苟同人言必以實而要其歸  
則一本於理公應詔起自田里為御史為僉都御史  
所至皆籍籍有聲若夫文則又公之餘事耳 魏驥撰  
思菴文  
集序

公淵乎其學炳乎其文才識論議博達今古其在臺  
憲十有餘年寒暑講諤正氣凜凜其心寬厚仁恕未  
嘗察察以求人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  
不敢喘息方將倚公持重臺憲坐肅風紀而公力以



老去非衆人所以望於公也。其教宗族。雖遠。而人心  
古貌古心。學究性理。孝義幼聞。實形踐履。遵述備嘗。  
監國所禮。乃教世。胥乃司風紀。卒貳憲臺。清德莫比。  
獨老幼書以忘憂。喜備正遺文。垂訓無已。彭韶撰贊。

諒江知府劉公言行錄

子輔

尹侍郎直

劉子輔諱以字行。江西廬陵人。永樂宣德間。歷官  
監察御史。廣東憲使。左遷諒江知府。死節。

子輔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  
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不見聲色。而浙  
江之人善者愛之。橫者畏之。時憲使周新持風裁。不

苟許。與獨數數稱子輔為賢。御史九載。考最陞廣東  
憲使。到官數日。丁家難。去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  
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愛戴之。叛寇黎  
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城多已陷。子輔  
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盡。  
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  
力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  
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污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妻皆  
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叅政。遣官賜祭。復其  
家。子輔平素恂恂少言。若無所長者。且不慕交際人。



盡鮮知之而其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  
之乎當時總帥如王通輩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  
而棄城去甚者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圍苟  
活且暮間卒之不逃誅於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戮家  
償貽誚無窮視子輔蓋冰炭薰蕕之不相同矣時卒  
守之將如都指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蓋多死  
民社者子輔及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  
非一人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曷  
嘗乏正人君子哉顧係於用之者之何如也並揚士  
奇撰傳  
尹直撰贊曰嗚呼子輔志節端方觀風兩浙凜凜冰

霜乃司廣臬乃守諒江撫綏民夷豈第循良黎孽叛  
寇所在披猖獨率兵民禦遏捍防食盡力屈矢與城  
亡子妾先盡不汙賊戕妻義子孝忠儷許張邱思有  
腆廬陵有光

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鳳

李文達公 賢

公諱鳳字子儀先世滄州鹽山人徙徙真定之安平  
曾祖才卿祖德林俱潛德弗耀考益故為禮科給事  
才卿德林俱用公貴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母王  
氏母李氏俱贈夫人初李氏有娠一夕夢大星出懷  
中覺而生公人以為異三歲取父書作讀誦狀識者



知有奇志隣有病石五治之公往觀之竟不驗扣其  
神曰卿相在此公去神乃降衆驚異曰此子殆不凡  
者稍長從太常少卿鄭雍言授春秋經年有講說即  
能問難頴悟異常已而母病躬侍湯藥衣不解帶母  
卒居喪盡哀人服其孝永樂己丑北虜犯邊

文廟親征以給事君贊理戎務因主將失利沒于陣公  
時年十四大父母垂白在堂家道蕭然公哀毀踰禮  
與兄奉祖還家竭力事養其得懽心久之有司聞公  
孝友選為邑庠生公益奮力於學雖祁寒暑雨不輟  
遂領薦入太學時鴻臚序班缺負例選北人為之吏

部尚書蹇忠定公義見公異之曰是生不可就此職  
也宣德丁未登進士第癸丑春擢刑部江西司主事  
時江西豪民為逆者千餘人繫獄未決付公理之公  
一訊皆得其情獄上獲生者數百人能譽大振大司  
寇嘉公之才特令總閩部章奏及錄在京逮繫者正  
統戊午冬特陞本部右侍郎由主事進侍郎者自公  
以前未有也已未夏以京城草場出內多弊初公巡  
督之辛酉春改南京戶部右侍郎公上疏曰南京糧  
本重地糧不可不素蓄宜每歲分米二百萬石遂定  
為今往年南京易粟專委之憲臣至是初公兼督



以出納嚴慎故也時人以公執法呼為張板朝廷亦  
知其名已巳春賜璽書嘉勞有清勤公正之褒賚以  
白金文綺景恭壬申春陞本部左侍郎未幾進尚書  
明年廷議謂公素有譽望乃轉兵部尚書奏贖守備  
機務又明年召為戶部尚書時邊務方殷錢穀之費  
動以萬計多以不給為憂公至處之裕然國用不勞  
而足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思南京舊都得舊人庶可以歷衆心仍命公  
為南京戶部尚書兼督糧儲辛巳春以考績赴闕  
上慰勞有加公以足疾懇辭休致不允舟還疾甚未抵

任而卒是歲三月十八日也距生洪武丙子九月四  
日享年六十六公為人正直而心地平易遇事敢為  
人不敢以私干之尤篤於友義同門蹇於仕途者必  
極力助之故人李恂為太常贊禮郎母老子幼夫婦  
相繼而卒公惻然遂養其母以終聘其女為子婦教  
養其子至於成立又悉於濟人嘗渡江偶遇一舟覆  
於急流公即擲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  
性尤真率家無餘財出酒飲對酌為樂不計豐約與之  
接者未嘗不稱善於實君子也歷官幾四十年勤慎  
如一日曾無過失卒之日有司以訃聞



上深悼之遣使齎祭賜以賜卹後命有司為治塋於  
官舟歸葬于鄉世配享於廟是人也其勇壯人長性  
次悌次忤孫男和入銘曰侃侃張公生也不偶大器  
弘才重肯已負乃承家學乃擬業科歷躋庶仕不備  
以頗不備以頗時呼為拔愈見其操執不嚴憚允願  
天性孝友諄諄濟物之心一何孔仁既參兵戎復總  
餉饋茂勳宏 凡我士類稽其終始惟忠惟勤懿此  
言行蔚為名臣褒典式承存歿無間嗚呼張公全歸  
於善

尚書耿公神道碑銘九疇

李文達公賢

今之公卿大夫功業文章兼著天下者甚盛如司寇  
耿公所存所行尤不易得蓋清潔之志如金石之不  
可奪也嗚呼艱哉公諱九疇字禹範別號恒菴初母  
姓公時忽夢神告曰吾自冠山來當大汝門覺而公  
生自幼穎敏讀書必究義理弱冠為邑庠生登永樂  
甲辰進士第宣德辛亥擢禮科給事中九事務存大  
體有清操正統改元之明年大臣言兩淮鹽政之弊  
必得重名檢者理之於是推公為鹽運司同知公巡  
行諸鹽場盡革宿弊公私便之復條奏數事曰均搭  
汰節操鹽二事違者為令矣矣丁母憂鹽場數十人



請開留公從之乃進陞鹽運使公益循法責效廉  
人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公  
號桓菴以自勵尋以註誤逮至京事白朝廷知公廉  
正特陞刑部右侍郎屢與同官辯疑獄不為勢利所  
怵有婦誣其夫衆欲斲異公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  
人服其當未幾有邊警乘輿出巡以公留守京師既  
而鳳陽歲凶盜起復敕公往綏之公乃留英武飛熊  
諸衛軍耕守以杜姦寇覬覦之心招徠流民七萬餘  
戶一方晏然兩淮鹺政自公去任多廢至是復屬公  
無理之於是奏罷易米法申飭條戒有加於舊尋復

敕公巡撫江北諸郡公益盡心宣布德意凡可以惠  
民者無不極力為之景泰初敕公審錄諸郡大辟囚  
公曰洗寃澤物吾所願也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  
有婦人來何菊家者既去而死其家訟菊與弟殺之  
菊誣服公驗其無實而釋之後知殺者果仇人也人  
服其明代選議關中重地守臣缺人僉謂非公不可  
持勅公以往而王章弊黜貪威望愈振初六部卿佐  
使外文務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僣憲不受約公首  
奏下之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取防兵朝廷下公議  
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為少矣在為將者取之何如



耳果能履絕律精練者動無缺絕使滿漢兼美則一可當百加以賞賜信則人人畏懼而醜虜不足慮矣不然添兵何益徒冗食耳遂從公議初邊民春夏就田耕作秋冬獲地公疏言邊將所以禦寇而衛民也今民自遭寇而失恒產將何為哉乞委邊將以止移入不能衛者罪之民皆稱便朝廷以公兼理戎務宜居憲職遂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公聞朝廷下有司買羊角以充燧費昔宋神宗買羊燈而蘇軾報諫止之此忠臣愛君之至情也今買羊角製燈無少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遂止繼以災異下詔求直言公復上疏曰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理可盡而數不可泥臣願陛下延儒碩以廣聰明公賞罰以別忠佞擇守令以惠黎庶簡將帥以固邊疆此必然之理不可忽也優詔答之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思公可大用顧侍臣曰耿九疇庶正人也即召為右都御史士類皆賀臺憲得人時子裕任給事中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裕為翰林檢討公自幸遭憂思國報稱言進五事曰崇廉恥以厲士風清刑獄以名奸類進舉以厚民生節報賞以簡軍



耳果能履他律精練者動無他使流法者矣  
則一可當百加以賞罰信則人人畏懼而醜虜  
足慮矣不然勝兵何益徒完食耳遂從公議初遣民  
春夏就田耕作秋冬務入公疏言遣將所以禦寇而  
衛民也今民自遭寇而失恒產將何為哉乞委遣將  
以止移入不能衛者罪之民皆稱便朝廷以公兼理  
戎務宜居憲職遂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  
公聞朝廷下有司買羊角以充燧費昔宋神宗買浙  
燈而蘇軾報諫止之此志臣愛君之至情也今買羊  
角製燈無以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遂止繼  
以災異下詔求直言公復上疏曰天地間有必然之  
理有或然之數理可盡而數不可泥臣願  
陛下延儒碩以廣聰明公賞罰以別忠佞擇守令以惠  
黎庶簡將帥以固邊疆此必然之理不可忽也優詔  
答之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思公可大用顧侍臣曰耿九疇庶正人也即  
召為右都御史士類皆賀臺憲得人時子裕任給事  
中公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裕為翰林檢討公  
自幸連遇恩國報稱言進五事曰崇廉恥以厲士風  
清刑獄以名奸類去暴以厚民生節報賞以簡軍



舉進士補總帥府教授高祖復仕元為大都路知事  
曾祖文大宰路推官祖承祖太常太祝考綱通經學  
洪武中為河南盧氏縣學教諭卒塋金谷陀之原子  
孫遂為盧氏人與太祝公俱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  
郎妣和氏累贈太淑人配高氏累贈淑人子男三長  
智次即裕今為泗州判官次發女六孫男七卜塋于  
先塋之次裕詣京師時持鄉人左都御史軒公狀乞  
予為神道碑予亦鄉人也不可辭則序而銘之銘曰  
麟之祥疏鳳之瑞跡實難其逢云誰不惜有若斯世  
挺生偉之玉立清脩如鳳如麟有偉耿公鉅鹿之胄  
一時英賢鮮出公右蚤登仕版青瑣黃門直道而行  
邁于前聞蹇政既清疑獄既辨乃整邊防乃正臺憲  
周思職務寢不遑安出領二藩之屏之榦冰壺湛然  
不容少滓初志如山死而後已百鍊之剛不損毫芒  
南畿作士

帝寵煌煌知無不言言則剴切社稷是安既安乃悅繁  
公之衷士類所宗譽流無窮惟公之終

子裕歷官禮吏二部尚書性寬簡與物無忤弘治九  
年卒于官



皇明名臣琬瑛錄卷之三

右集

侍郎孔公墓志銘

文英

薛文清公瑄

公諱文英字世傑系出宣聖之裔大父諱為明娶曹氏父志學娶蔣氏自孝明植宋季兵作徙家武安再徙邯鄲父志學又徙陝西安化縣遂家焉比再世皆積行隱德弗耀于時志學生五子次即公也公生有美質其父遺入縣庠從良師友習舉業中永樂十五年鄉試登辛丑科進士宣德元年初知江西廬陵縣未幾以事至京師權檢浙江道監察御史三年累奉璽書巡視北直隸奏請重兵修葺所以消弭之方大



得龍賚值浙江黃龍有使龍者稱其三千人  
相兼講張為非公奉勅諭俾往體量詢問公至則  
其文狀究察端緒所自起遂得其所以構造者羅  
之詞一訊衷情皆服立遣註誤之衆獨械首訟一夫  
來京處治人皆交口以明果稱之十年丁內艱正統  
紀元廷臣奉詔選能御史分理天下軍政公以廷臣  
薦乃驛召至京改河南道奉勅清理江西軍伍九年  
滿考陞支五品俸仍理前事正統五年陞湖廣按察  
使九年丁外艱部屬軍民狀公公平之蹟相率訴御  
史乞留御史會奏得旨報可奪情起復洎事後以事  
至京師景泰紀元今

皇上詔擇有文武才謀可鎮邊關者吏部以公名上遂  
陞大理寺卿俾奉勅鎮守紫荆關及提督綠邊軍務  
公至練兵有法設險有要地置得宜關備大飭內外  
晏然無警軍民皆得以樂生與事六年春

上以刑部左侍郎員缺且邊關無事乃驛召公補其缺  
次年為景泰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署都察院  
官諭祭備積安蓋公生嘗洪武甲戌年月初七日卒  
是年月日蓋甲子一月又三歲矣公妻陳氏生子男  
四曰守宗曾宏曾四孫男三公性資謙厚居家孝



接人謙和濟世洞達然其學有統緒其志遠矣  
科為名進士治邑為賢令尹後入風憲嗣統辛亥  
守邊關事功統緒入武秩有美於明後其行也歷有  
大節可見知此矣歷仕清朝將國事奉職忠之典  
其祖通議大夫天理寺卿祖繼天爵其父文林郎  
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天理寺卿考對稱人贈淑人  
公加授正議大夫奉直學士陳氏新編人再淑人實有  
三世疏封之榮公既沒又荷聖朝褒卹之典新奉  
文寯宥有造其可謂有光前後善始善終者矣公之  
子宗將以其年月日奉公柩葬于某山之原乃奉公

葬費然其履歷也錄則為之錄曰有美於明後其  
材執人之理而用與遠其德其魁孔傑在澤有胎有  
胎者履者為所始不即所歸不原所積既微斯成雖  
玉祖者遠後嗣慶世業甲子就推尚銘永垂  
尚書奉定年公神道碑銘  
李文達公

天順庚辰戶部尚書錄人

天

天

天

皇上崇奉公室可當其傳有美於明後其行也歷有

大節可見知此矣歷仕清朝將國事奉職忠之典

其祖通議大夫天理寺卿祖繼天爵其父文林郎

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天理寺卿考對稱人贈淑人



宣廟欲大用之乃奏留不下久之特陞陝西布政司右  
叅政至任即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吏弊興學勸農老  
疾職吏貪墨者聞風即托故解去鎮守憲臣猶加禮  
焉或指畫未宜聞公言即止初三邊士馬衆盛供費  
浩繁民皆疲於遠輸而郡邑豪猾之徒又因緣為奸  
遺儲多空之朝廷深以為慮乃屬公總之公量地遠  
近按核之選選定其徵科防其出入立法甚嚴風弊  
盡革民不告勞而邊庫實去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  
政使惠政及民愈廣時儕皆能民流聚南陽陳州諸  
處無慮十數萬則掠屠民有司莫能制公往撫諭乃

正遺失務全大體宣德乙卯吏部薦陞光祿少卿  
以乙榜教諭濟南之德平年雖少而教規甚嚴諸生  
多所造統秩滿以績最著吏科給事中兼署刑科糾  
正遺失務全大體宣德乙卯吏部薦陞光祿少卿



食散安輯而賊帥逃去皆感公之德願為編氓也  
轉左布政使未幾虜寇寇雲中烽火通於京畿軍  
民走避道阻糧絕朝廷憂之公有謀為特委督運糧  
餉八萬石濟遼吏民聞公號令皆冒險而進無後期  
者邊餉以克明年用邊將論奏進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提督大同軍務兼理邊儲時軍民瘡痍未復室家  
離散呻吟之聲不絕公招亡撫存舉廢政革科徭抑  
豪橫廣屯田軍民始有更生之望初倉庫所儲多為  
勢要侵蝕公至悉追復之由是軍旅數興穀錢不乏  
時征虜大將而不多納賂冒功公至悉核實不錄故  
爵賞無濫及者景泰乙亥丁外艱朝廷以邊警方急  
奉哀視事公懇乞終制不允天順改元將臣石彪因  
私怨以危事中公遠繫于京賴

英廟保全乃令致仕不數月即起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尋轉戶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隨復左副都御史公按  
行青齊諸郡官吏畏服奸豪屏迹有夷人居東昌者  
多頑犢弗率其首羅維者老為樂善公慮為患乃言  
于朝因其未京屠之以消其毒遂之誅庚辰春召為

戶部尚書

英廟知公忠直性剛廉潔不為私情惑成夜不寐以國計



為已任無慮也... 諸命請... 道者多不得人乃為三人為... 部以公為侵官公... 以年至七十懇乞致仕

上初臨御以公舊臣慰勉之使復任忽得瘡疾且劇  
上命醫往視竟不起深為之震悼輟視朝一日賜謚恭  
定復遣官諭祭令有司治塋事朝之公卿大夫莫不  
吊哭盡哀公為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欲遇事敢  
為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世不易得生於洪武乙

亥十二月七日卒於天順甲申四月十六日享年七十  
十配蘇氏贈夫人子男四人長茂次芳國子生次英  
次華孫男八人卜以是歲某月某日歸葬于先塋之  
次銘曰天順人才一時極盛有偉年公尤號敬正既  
司國計法不可搖峨冠秉笏挺然獨標有偉年公敦  
歷最久始終不渝惟道是守屢推不折勵操愈剛儼  
如蒼檜任披冰霜有偉年公一代無幾星鳳之祥海  
內咸視

皇卹者舊恩禮是優恭定之名百世之休形歸泉臺無  
虞有安史臣作銘刻石道左



劉之先河南祥符人其遠祖有曰功甫有仕宋為江  
西萬安丞子孫因家焉公諱廣衡字克平自仁一  
祖昭年父俊英俱業儒不仕祖父以公貴累之資善  
大夫刑部尚書祖妣鄭氏妣歐陽氏累贈夫人公自  
幼穎敏在醜夷中卓異如老成蚤失怙恃遭家多難  
諸弟幼弱公與兄廣恭綜理家務家遂以振閭里莫  
不嘉美曰劉氏有子矣洎長入邑庠授易于鄉先生  
翰林檢討宋琮永樂庚子遂領江西鄉薦益肆力於  
學登甲辰進士第宣德戊申拜刑部廣東司主事乙  
卯陞陝西司員外郎正統丁巳再陞浙江司郎中凡  
歷三署廉明之譽翕然庚申秋朝廷軫念四方多罹  
飢饉欲廣蓄積以禦荒歲乃簡廷臣分理預備之政  
勅旨便宜從事而公在首選往浙江即日上道適歷  
郡邑所區畫甚多得粟數百萬石為四倉以備之模  
督勸有司築陂塘抑豪強拯困弊事集而民不擾既  
還朝廷嘉之甲子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命專理重刑  
凡疑獄賴公而明者甚衆己巳陞陝西布政司右布  
政使明年

上陝西通務方按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關中



蓋得性也公益感德自效條陳數十事皆安邊禦寇  
利國便民急務多見施行時邊報多警公從容裁度  
咸得其肯綮督備城堡七十餘處復奉勅轉輸軍餉  
數萬石於邊城通歲旱民飢因設法濟之俾不失所  
而公家之務亦辦尋召公還京治院事未幾復命往  
錄南京法司之獄多所平反既還有白金絲帶之責  
壬申秋復奉命糾察湖廣廉職之廉貪者凡所黜陟  
人服其公且條陳軍民利病兼事多見采納既還勞  
以羊酒時浙江福建民鄭懷冒王孝心等作亂特勅  
公馳往督兵捕之至則賊已就擒公察其需聚之故  
以山有銀場連亘深僻賊得以潛伏其中即命伐山  
通道且奏設縣治以便巡視其患遂息已而守臣以  
所獲賊屬俱論謀逆報功希賞公覈其實得首惡者  
十餘人悉縱之辜悛而還賜白金絲帶甚厚丙子復  
奉勅巡撫遼東提督軍務鎮靜不擾遠近悅服天順  
改元春

皇上復位特召公還陞刑部左侍郎八月遂進尚書累  
膺金帶繡袍之賜公感

上知遇益自力以圖報稱秋九月忽遘風疾而瘖即上  
章懇乞骸骨詔許之既而言語如常衆皆喜曰公



疾瘵無公猶不以為然惟諄諄後事未幾瘵瘵  
復作竟不起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

年 月 日享壽六十有四

上聞訃嗟悼遣官致祭于其家復命有司為塋葬事公  
為人直諒通敏寬厚坦夷處已接人一出於誠不立  
厓岸平居温然餘氣可掬及遇事能斷毅然不可奪  
而廉介之操始終不渝雖歷通顯服舍無異於寒士  
尤以文學推重於時所為詩文有集藏於家娶康氏  
累封夫人子男四曰述古曰述憲中順天府鄉試曰  
述 曰述績為邑庠生孫男二銘曰木有松馬捷然

秀拔石有玉馬乎 旁達大江之右懿此劉公卓卓

温温如玉如松葦跡司刑爰歷三署巨臬名藩大有  
時譽都臺荐升司寇載登既忠以勤

皇寵是膺皇寵是膺惟德之厚惟才之長惟學之富懿  
此劉公邦家之光胡不勉遺皓晉巖廊我懷伊人昭  
代希有刻銘堅珉永世不朽

侍講學士曾公行狀 劉忠毅公球

公姓曾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有仕唐為光  
州團練使曰慶者再傳至構避五季亂自金陵徙江  
西因家奉和六傳至宋彭澤令安定清川丞安中監



察御史安強兄弟俱起甲科而族益顯彭澤九世  
元瑞金教諭幼生九結仕洪武中以強利便民罷還  
黃蓮湖官歸而教行于鄉其子贈翰林脩撰伯高允  
遂於學舉賢良校官皆不施曰吾上世連仕不達而  
有德於民食其報者在吾子乎吾何以仕為即公之  
考也母太安人胡氏夢星墜卧內感而生公公少異  
常兒及受學家庭不煩督責自力於業既冠與其兄  
椿齡以書經同領永樂乙酉鄉薦明年會試留養未  
行其兄遂第進士為庶吉士翰林以沒仰事俯育之  
責萃公一身繼遭父喪內外新無足賴者又以閭

右齟齬弗克康厥居積學之餘稍出所有授學以自  
給久而從焉者衆贊入益不貲迺管故業邑城之西  
為久安計諸子頗長足事事遂辭太安人赴永樂辛  
丑會試昔今少師廬陵楊公司文衡務先典實之作  
以洗浮腐之弊喜公諸篇悉優多梓行之至今評程  
文者以是科為最廷對居第一擢翰林脩撰洪熙乙  
巳受勅封贈父母妻室德政元奉命如南嶽及舟禱  
襄二陵脩祀事德政成同考禮部會試脩

太宗仁宗實錄成受白金綺幣之賜進秩為翰林侍讀  
明年乞歸省道聞太安人赴京毀終喪復官預脩



宣宗實錄正統戊午嘗受賜如初進秩為翰林侍講  
學士尋授奉訓大夫是秋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  
場屋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  
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公曰必更試然後可  
弊滌至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外謗朝廷何惜一  
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  
公言衆皆懾服得士亦審嘗自謂吾齒未艾而精神  
覺已衰吾生其不久乎一夕課其子忘倦明旦造朝  
與同列言笑自若退而得疾未半晝沒蓋正統辛酉  
三月二十一日也館閣中大為之慟

上聞遣禮部左侍郎王公致祭自公卿至無戚貴臣  
致奠賻聞者莫不悼惜公生洪武癸亥四月十八日  
歷春秋五十九配陳氏封安人子男五序廉應庶庚  
序由進士起家為行人司行人廉乙卯貢士孫男八  
惟公中懷坦直毫無一毫虛處矯枉而處事遇物并  
然有理無私若林如也事親孝於家極雍睦訓育其兄  
遠族子廉曾時至有室年歲偉器兼有弋陽司訓之  
薦廉序女名某二人如已女某婦孫某無不席其庇  
廉序上時會宴以餘光地體休養以屬族人之養  
若親也



於海濱... 天下... 以自... 者風... 行狀... 於外... 可沒... 惟歸... 同榜... 銘圖... 立言... 大理... 李文... 吾鄉... 者大... 有七... 諱字... 本大... 禮行... 父母... 臣一... 見而... 奇之... 曰此... 大理... 公即... 道為... 邑平... 生公... 奮志

立言君子有所考焉

大理寺卿王公墓表

李文達公賢

吾鄉之士顯達者甚衆求其志節介然而潔白自守者大理寺卿王公其人也嗚呼公今逝矣年止四十有七可勝痛哉其弟宜乞予為公墓表義不容辭公諱字字仲宏姓王氏別號厚全祥符人也曾大父敦本大父友德皆樂善好義隱居不仕父希哲讀書執禮行著鄉閭孝丁氏有淑德公自幼穎秀異於群兒父母獨鍾愛之童幼時從師受業日記萬言巡撫重臣一見而奇之曰此大器也即遣為邑學生公奮志



進士... 之榮大... 敬愛之... 官母妻... 行不願... 顯著遂... 治公至... 頌里有... 弼聞之... 勞心民... 府金自... 商給縑... 以無取... 前守引... 以濟飢... 字有天... 而驅之... 民迫於... 母也即...

勞心民事凡漁利害民宿弊盡革罷之吏有奸黠盜  
府金自若公廉得其狀置之於法衆皆畏服撫民多  
商給縑之錢歲計累萬守皆自取以為當然公曰可  
以無取而取之是傷廉也悉屬於官郡治傍有穴地  
前守引水畜魚以自給公遂實之為倉儲粟數萬石  
以濟飢民郡人題其壁曰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  
字有天知遠邇傳誦宜黃多山有虎為患公為告神  
而驅之虎皆遁去全縣有聚衆暴掠者公曰此吾良  
民迫於飢餓故耳即開倉濟之衆皆感泣曰真吾父  
母也即時散去



清白操守無毫髮私者憲巡撫者上公滿行於朝  
賜誥命以旌其之進階中憲大夫推恩父母妻室天  
順改元

皇上復位之初首念方岳重臣為郡邑表率屬廷臣會  
舉堪任者公與前列遂擢陞山東右布政使時廷議  
山東累歲不登民皆流移餓殍必屬能者撫安之

上以璽書託公感激盡心設法賑濟不憚驅馳民賴全  
活者數十萬人明年

上念宣府邊方重地須得其人巡撫之遂召公為副都  
御史徃任其事公至訓練士卒堅完城堡凡糧草屯  
田邊備戍務一切便宜處之革弊除姦士卒感慕而  
權貴則不悅矣賴

上知公為人譖毀不行未幾大同缺巡撫者復屬公兼  
之時石亨與其姪彪皆驍遷高壽恃寵自肆而大同  
乃舊鎮之地索取尤橫衆莫敢撻公獨上章劾之以  
為大蠹大奸莫甚於此乞置於法以消未行之患詞  
氣剴切聞者嘆服已而亨彪果以奸狀朝廷益嘉公  
忠直庚辰丁內難遷家守制一星未終

上起公至京時有南臺之命適念大理缺卿持天下之  
平者無喻於公遂拜是職公累章乞終制弗許在任



惟以沈寃澤陽高亮精神狀貌得真情不知案  
之勞刑也由是考反甚來信屬莫不被服終未春復  
按語命進階通議大夫推恩贈租與父如其官祖妣  
母妻皆為淑人士林崇之公實幹奇偉心性剛介慎  
廉隅重名節操履端方確乎不可拔事親盡孝處兄  
弟篤於友愛自奉甚薄雖居顯貴服食不異寒士視  
貨財如污穢見不廉者若將浼已避而遠之卒之日  
囊篋罄然無以為歛

上聞訃惻然傷悼曰可惜佳士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  
有司為營塋事生榮死哀斯無憾矣公平生耽嗜六  
籍博極群書為文章根理趣詩賦古澹春容有餘味  
所存厚齋稿藏於家公生於永樂丁酉閏五月初四  
日卒於天順癸未七月十六日配段氏子男三長曰  
樟以是年十一月初六日歸葬於先塋之西嗚呼公  
之志氣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而潔白之操方之宋  
司馬溫公趙清獻公亦可以並驅矣於是為表以告  
來世云

吏部侍郎俞公墓表山

李公文達賢

竊怪夫世之人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已而避害者得  
害趨利者失利夫世不知命者已若夫知命者進



而行盡其社已人講學官而林及至馬人請夫推  
害莫侵焉豈非明哲之士哉今之士效用於世能若  
是者其惟俞公乎公諱山字積之別號梅莊先世居  
汴有仕宋者扈蹕南渡因占籍嘉興遂為秀水人高  
祖瑞卿曾祖禮之俱不仕祖伯綱父璿俱不幸坐累  
遷戍而死人咸惜之後以公貴俱累贈資善大夫太  
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妣王氏鄉先生達道之女累  
封太夫人公生而岐嶷風骨秀爽志趣不凡達道見  
而異之曰俞氏之昌其在茲乎遂妻以子弱冠補郡  
庠生治春秋從西園李先生講學專業不懈至忘寢  
食踰年即得奧義永樂癸卯領鄉薦以祖妣周氏垂  
老不忍去左右就養者三載宣德丁未乃入太學時  
祭酒四明陳先生師道尊嚴慎許可六館之士肅然  
惟待公以色庚戌春遂中乙榜人或諷之曰以子之  
才乃屑就邪公曰命也不可強遂得蘇之崑山訓導  
崑山之士祭公善教莫不爭先奮勵成俄丁外  
艱諸生攀留弗克有隨之抵家受業者正統丙辰屢  
闕調常之宜與時公之執友楊氏適主師席遂同心  
率教士習丕變未幾丁祖母憂宜與之士思之不置  
爭請提學御史留之弗果正統庚申舉除赴京時朝



廷議勅吏部擇儒官以輔親藩人皆推故避之公曰自有定數吾何避為遂選擇郎玉府伴讀公既居是職若將終身日勤講說不少輟祿微數窘略不介意弟子從游者益衆慕求公之文者接踵於門正統己巳景泰即位進公鴻臚左寺丞時都御史楊善掌寺事雅重公薦陞左少卿踰月拜吏部右侍郎賜誥命階嘉議大夫尋轉左侍郎壬申進兼太子少傅復賜誥命階資善大夫久之忽嬰風疾朝廷屢遣太醫往視後少愈景泰乙亥乃上疏乞骸骨不許且慰留之踰年請之益切人或謂曰委任方隆疾以漸瘥何苦

欲休公曰隆替相尋亦理之常吾非不戀明時揣分宜休况以疾乎復上疏懇辭朝廷重違其意特允其請賚與甚厚俾乘驛舟以歸別之日公卿大夫設祖帳都門外觀者如堵莫不嗟嘆曰于今復見古人矣既歸越數歲舊疾復作竟弗起公生于洪武己卯六月四日卒于天順改元十月九日享年五十又九卜塋嘉興永豐鄉之原所著梅莊集若干卷藏于家配沈氏累封夫人生男三長謨次誥工科給事中改判充之沂州次諫孫男三公為人敦厚簡靜於勢利淡如也在藩邸時嘗衍義經書纂成講章尤善諷諫屢



有裨益及顯用之日持以正大守以清謹不市私恩  
不取容悅人皆知為君子人也景熹初議迎復之禮  
公奮然曰鑿與回則人心安力贊其成言官有特正  
被嫉者公曲為調護竟致顯用其佐銓衡也人才多  
所拔用未嘗自言曰薦賢為國豈為私也公之行藏  
不避害不趨利已而未嘗有害吉無不利者如此雖  
畜於壽而立心制行之高俯仰無愧足以暴白於天  
下後世矣

刑部尚書軒公言行錄

輓

楊尚寶庶

軒輓字

河南鹿邑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

至刑部尚書公天性嚴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冬  
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為  
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為御史獨振冰  
蘖之聲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著  
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  
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休  
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忽聞親喪次日遂行休  
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  
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卓食饋之

亦不納古穰襟錄



左都御史軒公待已甚嚴遇人無間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徹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孛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問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脩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縣筭瑣探

廣州府知府沈琮嘗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皂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

得之早皆可覬利耳一日告于曰惟利亦可觀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

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輓是已水東日記

於惟廉士古之季及為介為通復謂我激我豈激者百年一日庶憲中丞風紀以植讒諛不行奸墨屏乃掌邦禁勁節愈力老而復起憲臣是式彭韶撰贊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四

后集

副都御史李公墓志銘

王侍郎偉

天生一代聖明之君創業繼統必有忠良之臣以贊襄左右扶顛持危不偶然也曩者

宣宗皇帝即位改元之初會樂安州漢庶謀叛劫衆從已而行在四川道監察御史李公州人也以外艱家居語族人曰吾先世皆以忠孝為立身傳後之範今吾必不為叛逆所辱汝等以善自我計決矣乃晨夜馳京告變朝廷仗大義以討平之改樂安為武定州嘉公之忠性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階中順大夫復



賜以襲衣練陟實宣德丙午也又二年公膺詔命曰爾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濟擢任風紀清慎廉介當叛逆圖危之初乃心國家首發其謀嘉爾忠誠擢貳憲長授任以來益圖克稱茲特錫之詔命以為爾榮又八年是為正統元年今

上皇帝嗣承大統簡任賢能勵精圖治時公丁內艱還適遼東守臣懈於邊備虜數寇盜

亡命在廷大臣舉素有才者一人徃撫綏之僉以公為宜

上遂召公徃蒞其事公至集諸將士宣布朝廷恩威諭以禦戎之道莫重於守於是高城深池謹烽堠鳴刀斗揀精銳士馬分布要害暇則躬親督視屯田區畫措置由是邊儲充實甲兵堅利自瀚海以東悉平悉寧

上聞嘉之進公左副都御史階嘉議大夫仍勅公凡事所當行者並以便宜施行公在邊凡八年以目疾乞休致還未幾卒于家訃聞

上哀悼之遣官諭祭命有司塋葬事公諱濬字伯淵自居庠序時已為輩流推服及升成均擢侍御綽然有聲已而遭際聖明致位都憲小心慎密至誠無偽其



在朝則比之石慶在邊則比之趙第孫可謂時良機  
逢風雲慶會誠不偶也公生洪武 年 月 日卒

正統 年 月 日享年六十有 葬 鄉山之

原曾祖諱 祖諱 皆隱德弗耀考諱任賢贈中順

大夫左僉都御史妣鄭氏封大恭人配范氏封恭人

子男四人森榮杲本榮任戶部司務孫男五人嗟夫

予與公生同郡仕同朝且有姻婭之好今公已矣則

公之墓石非予銘誰宜銘銘曰於戲李公天產異質

早際聖明光奮于績親藩構隙公發其謀憲臺貳長

公被寵休頌頌邊城命公綏撫設其運畧有赫其緒

引疾甫去而討奄來士林嗟悼當宁與哀嗟嗟我公

忠義烈烈其身雖死其名不滅刻銘堅石納諸壽藏

子子孫孫百世蕃昌

尚書靖遠伯忠毅王公神道 驥

李文達公賢

本朝之制文臣不許封爵邑惟有武功者不在令自

洪武以來蓋百年于茲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

始一人焉靖遠伯王公是已嗚呼休哉公諱驥字尚

德系出太原先世有官遊雲中者因家宣寧高祖而

上多顯仕曾祖守道祖思宗仕元為高陽令有惠政

父成通元季兵亂因徙家東鹿娶程氏生公公自幼



警敏年十三入邑庠為諸生即有遠大志未幾父  
相繼以歿公哀毀盡禮能自樹立遂領鄉薦登永樂  
丙戌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見徐溝民  
困奏免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缺丞務急且  
冗委公署之立辦復署行在都察院事持正不撓陞  
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改元  
仁廟素知公才名召為順天府尹畿甸大治特賜誥以  
褒之

宣廟即位之明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時慮南京根本  
重地真定定州畿內要衝秦蜀二王府護衛兵多兩  
遣公分調也駐公皆慶之得宜宣德乙卯進兵部尚  
書先是虜酋阿台朵兒只伯之軍猖獗塞下今  
皇上即位之明年特遣公往視師許以便宜行事公至  
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宜乎寇  
至翊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  
先退縮者為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即命左右引出斬  
之一軍為之股慄又誓於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  
罪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既而虜首把禿孛羅入  
寇柱浪公即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  
禽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公閱甘涼軍冗曰兵



貴精強乃退其三之一八月還京

上慰勞之者久馬虜聞公還復入寇

上復勅公往公至遣大將蔣貴率精騎數千出境且戒曰遇敵不捷無復相見也再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公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分兵為殿遂擒阿台俘獲醜類幾盡遣境底寧捷聞

上遣人賞金幣勞公加兼大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雲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叛累征不利辛酉春復命蔣貴率諸道兵往討之仍命公總督軍務賜以明鎧雕弓鱗龍緋袍以壯其行公至聞賊在大侯州即遣部

指揮馬讓授成筭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是歲冬分道並進會于上江以丈攻之因風縱火斬獲無算賊首父子僅以身免遂盪平其巢寨捷聞降勅獎勞召公北還時蠻賊韋郎羅造釁於維摩州公遣指揮萬誠先聲率土兵討之賊潰散郎羅逃之安南復傳檄諭之邊人遂斬其首來獻廣南富州土官儂郎舉沈政讎殺十餘年公宣諭朝廷恩威兩讎頓釋至

京

上親宴于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宴士林榮之論功封公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食



祿一千二百石特賜請奏進封三代曾祖考皆封美爵妣皆伯夫人未幾思任書窺入緬甸謀復叛

上曰勞卿再一行耳公復總諸軍至金齒遣人促緬甸送思任叢至軍前緬人佯諾不遣公曰緬人黨賊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為五營公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潯觀我軍容公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衆大至公密令貴率兵匝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遁去捷聞

上召公班師慰勞益厚加祿三百石壬戌秋北虜近邊上復命公出巡仍許便宜行事乃自寧夏抵甘肅凡寨堡烽墩悉增脩之仍授邊將以破賊及練士方略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機叢思卜發復據孟養以叛戊辰春

上復命公總督諸軍率兵往討之至今沙岡賊於西岸立柵以拒公伐竹為梁麾兵悉渡一鼓破之又以鬼哭山顛立柵公與偏將親冒矢石往拔之二孽死於亂兵南服遂寧景恭初都督官聚征湖貴苗賊失利乃以公佩平蠻將軍印代總其兵遂大破苗賊獲其首偽稱剡平王苗酋富樞送京師餘寨悉平振旅而



遷復增祿一百石子孫世襲尋委公總督守備南京  
壬申秋以衰老乞閑還京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思用舊人召公慰諭良久賚以白金文綺顧  
公精力尚健復拜兵部尚書再閱月兵政漸有次第  
而公固辭不可強矣

上亦念公重違其請令朝朔望復賜誥加號奉天翊衛  
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禮遇甚厚天順四年  
五月十一日以疾薨于正寢公天資通敏遇事敢為  
正色立朝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害生民休戚  
辭氣懇切孜孜不已襟懷開爽好賢樂善人有寸美

必極口稱道見人材沉滯必拔起任用始終成訖之  
未嘗有德色與人交不立厓岸循循和易雖位兼  
相里重累朝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清  
臞風儀俊整尤善談論見者為之懍然當大事屹若  
砥柱之在中流功名事業視前古為無愧矣疾亟家  
人皆惶懼公曰古人以死為歸何至是耶且對故人  
大理卿龔永吉叙閒閑神思如常客甫出門公就席  
而逝享年八十有三

上聞訃哀悼輟視朝一日祭葬賜儀悉從典禮追封靖  
遠侯謚忠毅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吊公娶張氏累封



伯夫人生子二曰玉璫俱早卒側室劉氏生子名曰  
瑞嗣公壽曰珩為勳衛孫男二女二卜以是年七月  
吉日歸葬於東麓祖塋之右銘曰天生豪傑祚我邦  
家大其抱負弘彼聲華乃若斯人世豈多有乃鳳乃  
麟出也非偶惟忠毅公間氣所鍾芬芬葦挺見孤  
松早奮于庠入奉廷對羽儀公朝展也無愧歷試繁  
劇如劍斷犀佐持憲節名震山西召尹京畿畿內安  
堵貳我夏官折衝尊俎進大司馬出巡邊陲斬其怯  
將大振兵威于耳于涼于彼沙漠矯矯強胡罔不  
縛麓冠弟靖以眺以梁公來督戰如膺之揚鐵厥渠  
魁遺其巢穴滇南之境遺惠斯絕報功有典迥出群  
流河山帶礪與國同休將相之才一代之望壽考  
榮孰與公抗東麓之原卜此牛眠豐碑有銘百世之  
傳

尚書侯公神道碑

璣

王文端公直

侯氏世家澤州公之曾祖父伯謙大父慶先父大寧  
皆儒業而不仕公諱璣字廷玉自幼端重寡言笑而  
聰敏喜學懷德有大志讀書窮日夜不休凡遇宴樂  
輒先退不欲以酒廢事先生長者皆以遠大期之舉  
為州學弟子員未幾與卯山西鄉試第一進京進士



為行人以善辭令而剛果能斷得者四川雲南廣西  
諸土官爭地累年不次者朝廷以命公至則按圖志  
考故實召諸耆老開議布公智力貨賂不可移由是  
皆悅服而罷

上亦以為能交趾叅議請命公輔禮部侍郎章獻往錫  
封至其境關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偃度公止之白  
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

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迓者驚懼為撤關乃度由是蠻  
夷益謹禮不敢肆既歸毫髮無所受人以此益賢之  
遷兵部主事虜寇阿台朶兒只犯邊會昌伯趙安尚

書柴車等自涼州分兵出鐵門關攻敗之公與有勞  
績以外艱歸居喪盡禮而哀戚加焉服除陞郎中龍  
川忠仁發反詔尚書王驥率兵討之公在行往來督  
戰視將校用命以施賞罰賊攻大侯州公以偏師往  
援令于衆曰吾視賊氣驕有輕我心宜掩其不備即  
麾衆薄之呼聲動天地斬殺無算賊大潰我師益奮  
與叅將冉保等遂破石甸等十餘砦聞大軍至麓川  
賊阻截不得通公與保等由高黎貢山晝夜兼程進  
與大軍合搗其巢穴賊遂平凱旋陞禮部右侍郎賜  
白金五十兩鈔五千錠餘幣五束裏且錫誥命以寵



之贈大父父皆禮部右侍郎祖妣李氏母宋氏皆贈淑人封繼母劉為太淑人妻翟封淑人尋奉勅鎮雲南得便宜從事雲南飢公發倉廩及募富民出粟以賑之全活甚衆會再討麓川餘黨公引偏師由干厓南甸進破賊子思機發所居寨獲其妻孥輜畜捷聞陞左侍郎賜白金七十兩鈔五千錠綵幣七表裏丁太淑人憂命馳傳奔喪即起復遣行人賜祭官為治墓遷兵部侍郎復鎮雲南築騰衝城置軍衛焉時議以賊子思機發在孟養復命靖遠伯王驥以兵往勦之公與都督張軌分軍抵金沙江造船先濟奪賊地

為營於是大軍畢度燬其柵而進賊奔孟養度不能支各鳥獸散去公窮追至孟糯海子等處不可得獲班師諸夷酋長皆震駭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南夷無復反矣還鎮雲南今上即位遣使褒勅嘉勞賜白金二十兩綵幣二表裏貴州飢苗叛攻園新添諸衛道梗不通城中食盡命公總督軍務往征之時普定圍急公自雲南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都督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羊房場老今漢語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國俱



解由典隱而不放... 年定事開... 賦以詩國財

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又遷克安莊充西堡長官司首

署兩方處漳瀾大作公得疾拜歸普定膺弗效諸將

問疾惟或諸將以勿輕此賊宜統兵進勦毋貽患生

民遂卒未嘗一語及私者景泰庚午八月十三日也

上聞嗟悼遣官賜祭命歸其柩於澤州有司治墳以葬

生於洪武戊寅三月初六日享年五十有三其墓以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其墓在五門山前先塋之次子

男一壽朝廷以公功命為錦衣衛世襲正千戶

一孫男三侃偉儀公姿貌魁傑器重弘深而兼資文

武仁義忠信之實有諸內功名事業之美見諸外卓

然為令名臣人之能者蓋鮮矣予念天之生賢必使

之有為於世荷國家之重而得盡其才不徒小試

而已

今天子勵精圖治日靖四方而公以壯盛之年當戡定

之託遠大悠久之業不克見其成嗚呼豈非可惜哉

予與公同朝久相好為最深於是爵來請予文刻諸

神道以示久遠義不可辭也乃序次其事之大者而

系以銘銘曰侯氏之先世為儒家自君祖考弗耀其  
華君早嗜學科乃峻擢歷位而陞膺此殊渥文武之



才兩取其優侏叛南夷克聞令敵備師燕攻風激  
怒振槁摧枯有仆無拒飛度金沙遺孽遁逃燔廬  
清弓矢載 蠶茲有苗乃敢于紀震以餘威所向披  
靡遂陟夏卿遠返于冥維茲戎功弗究厥成  
天子曰嘻曷長朕志五品之 子孫世繼大山嵯嵯靈  
秀所鍾蔚然新宮公在其 勒銘穹碑負以龜趾詒  
後不忘庶其在此

尚書楊公墓碑銘序

彭文憲公時

天順戊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刑部尚書歙縣楊  
公卒于家又明年庚辰其弟宜之子挺會試來京請

於予曰先伯父歷仕于朝幾三十年功名事業著于  
中外惟是墓隧之碑宜有文以詔後世而缺焉敢  
為請 一言庶幾其不朽也言既因授于狀按狀公  
諱寧字彥謚姓楊氏世為饒唐人高祖世隆元教授  
曾祖本仁祖源俱隱德弗耀父諱昇有文學行誼卒  
官徽州府學教授因留家焉公生而穎異甫三歲祖  
父引至膝下口授以詩即應口成誦八歲能通大學  
語孟十一而能屬文十八即以春秋魁永樂丁酉京  
闈兩中乙榜不就宣德庚戌林震榜第二甲進士第  
一人尋詔補進學士于赴省明年授刑部主事



明愨肅有時若正統己未麓川寧應思倫等叛  
隣境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才識者隨征其  
也師次麓川境賊遣人款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  
莫不起悅公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必詐  
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  
以備不虞又弗聽因請不已衆謂公迂檄令督運  
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焉比還京將兵  
卒以失機被譴公獨以勞被褒賞特陞郎中歲辛酉  
大舉伐麓川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王公驥知公料  
之審也仍以公行師入境王公指授諸將進取方略  
以公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砦賊矢石如雨公奮不  
顧身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  
山賊柵險拒守公曰賊狃於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  
不暇併力乃可圍王公用其言令諸將各視於便以  
進俱奮連破七寨斬陶孟彝等餘賊奔潰遂家勢擣  
賊巢國之賊以死守晝夜攻戰不息因乘風舉火烟  
焰漲天賊不知所為死鋒鎗及墮崖溺水不知其數

師還

上親宴勞于奉天門賜公白金指幣拜刑部右侍郎壬  
戌丁母哀之人憂甲子奉命參贊雲南軍務至則練



兵伍督屯耕與利去害不以於撓而於懷而遠人猶  
盡心焉先是有頭目恭項者嘗效力隨征公於奉請  
置隴川宣撫司以恭項為宣撫用旌其義民爽悅服  
有言騰衝險要宜城之以控制蠻夷者

上命公往城或謂公曰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輒死  
盍徐圖之公曰我知奉命而已遑卹其他即往相地  
度工計財費勉勵將士使效力越四旬有五日而畢  
工因建學舍選生徒訓令務學以變夷風自為文刻  
石紀其事人敬服焉先是麓川賊首逸于緬至是公  
以城完民且效順謀所以致賊計乃簡銳師若將有  
所向者先遣使奉詞責緬緬人懼哀求出賊自効卒  
誅大憝函其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之憂丙寅侍  
郎侯璉代公還朝丁卯暨戊辰春

上以清明謁祭三陵俱命公留守未幾閩浙東廣草寇  
竊發師征未寧江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患朝廷命  
公巡撫公至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修城垣立排柵  
以斷要路圍集鄉兵訓以武藝之有侵軼者輒擊斬  
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公於是時益鎮以簡靜  
暇則遍歷諸郡宣上德達下情崇獎學校詢求民瘼  
而弛張之遠近莫不慕景恭初還京奏對稱旨有織金



文綺羊酒之賜明日拜禮部尚書與德慶胡公協心  
政務濟寬以嚴人謂得體後二年以病足艱於步履  
調南京刑部示優禮也其在刑部凡五六年斷獄一  
用寬恕民以不寬蒙贈曾祖祖父俱尚書曾祖妣妣  
俱夫人天順改元致仕家居踰年以疾卒春秋五十  
有九訃聞朝廷遣官致祭營塋以是年十二月十六  
日葬于一都之金山下配曹氏封夫人無子子宜之  
次子埒如已出側室吳子二人長塢以公平南功授  
徽州衛世襲副千戶次城女一公天資孝友年方十  
四適其父教授先生承詔預脩永樂大典公隨侍至

京既而父遘疾且卒公於侍湯藥備棺斂無不致謹  
扶柩歸塋于錢塘不憚險遠及第進士歸母夫人在  
堂朝夕侍養甚謹會其弟宜領鄉薦而公亦被召乃  
謂弟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而仕何恃以為  
養耶弟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公友愛其弟無間  
始終待鄉黨朋友一以信義事上以忠涖政以勸臨  
民馭衆嚴不刻寬不縱所至有惠于人而性識機警  
才器宏偉處事務存大體衆中出言清辨有條聽者  
忘倦故識與不識無不稱道其為人而慕仰之其學  
博覽經史尤長於春秋自少即馳名場屋所作諸文



有白雲稿臥雲稿藏于家公第宜舉進士拜監察御史今為廣東按察副使其子埏景泰癸酉鄉貢士科第蟬聯實公啓之而埏又知為公不朽計可謂不負所教已銘曰綿綿楊宗世德遠而再仕于外不大厥施委祉儲祥而公傑出磊落其才沈厚其質乃雋賢科乃官郎署乃慎乃勤乃馳清譽滇南徼外蠻寇縱橫再征以師而公在行協力贊謀妖氛斯滅終鎮以靜遠人慕悅岌岌江右與寇為隣

天子慮微命公巡撫公於為政春生秋殺民以不恐亦懷其德累茲勞動正位六卿鴻聲駿望洋溢二京歸日幾何而遽長逝壽雖弗延名聲與儷金山之麓高嶺峨峨銘以昭之百世不磨

侍郎焦公神道碑宏

王文端公直

正統己巳五月廿一日戶部右侍郎焦公以疾終於家年五十八先是詔以叛賊思機叢猶不庭假息孟養命出征之而以公主餽運抵金沙江公奉命謹甚冒瘴癘以進軍不乏食而身則病矣然尤力疾終其事師還遂浮三峽道荆襄以朝京師公家南陽業農以困憊弗堪少止求醫藥而疾加劇不能就道即上奏曰臣餽師無功又不善攝養為瘴癘所侵今瘡痍



作連項背勢且日甚恐不得入朝見

陛下謹具奏復命踰數日赴至

上深悼惜之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營子鈍卜年

月日奉墓于之原而以翰林編脩劉定之

所述行狀來請曰先人之葬朝廷寵終之禮厚矣然

官至二品於法得立碑神道敢請文以刻焉公諱宏

字克明世為葉人曾祖成祖敬皆不仕考英嘗主郟

及萍鄉二縣簿公貴祖考皆累贈至通奉大夫江西

右布政使祖妣程氏妣耿氏皆大夫人公天性至孝

事父母皆盡其道居喪皆哀毀如禮其於為學日夜

不懈學成取進士拜監察御史守正不阿時都御史

顧公馭下嚴御史有不謹禮法者皆罷斥獨善待

嘗出接貴州貴有疑獄不決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

實以聞皆釋免坐者十人而已公署相傳有妖前之

御史皆避正寢不敢居公處之恬然陳都督鎮鳳陽

行有違法者人重誣之欲寘之死地

宣帝疑之命擇御史之賢且明者徃庶問以命公至則

為直其誣而坐以所當罪得不死請戍邊由是公日

益有名人有受誣不能白者皆以得遇公為幸士子

往江西按察使入朝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其入



多讀書識道理吾當以理論之訟無難決者於是人  
有訟惟折之以理不尚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  
從獄遂清省江西連歲歉積逋稅藩府病之吏部侍  
郎趙公任總督奏以委公公撫循勸諭民懼趨之事  
以辨治己未陞江西右布政使益以寬厚為治察下  
吏之有才行者奏進之有起自末僚而為縣令者九  
江歲納蘆柴而此地不產乃歛錢於民買自他所而  
納焉逋負歲積民益困公為奏免之新南昌府學備  
公署正堂及吏舍皆捐俸以倡僚屬故不勞而集每  
以公事行縣寬而不縱嚴而不殘吏畏而民愛之尤  
喜興學舍獎進士類九江濂溪書院久廢人侵軼其  
地公復之建祠宇以興起其士人郡邑中有寒畯不  
得齒於學公羅而致之禮遣為弟子有與鄉薦而貧  
不能赴春官者公皆厚禮送之由公而成名者數歲  
辛酉徵為戶部右侍郎食從二品祿有重事則以任  
公閩浙蘇淞半臨海寇往來海中伺便肆抄掠兵備  
弛廢

上命公往視閱諸軍脩城堞備戰艦防守之法有當因  
革增損者悉以便宜行事政令一新寇不得為害蘇  
之嘉定民有田數百畝已歸之官而稅尚在民民



之公...其統甲子...中復開銀場又命公往視...  
頗重者請減之以利民乙丑

上以陝西緣邊皆宿重兵俱仰食內郡河南濱陝多積  
粟而諸衛多屯田慮有名無實復命公公按視其廢  
度考較其耕獲姦弊盡革儲峙以充其他建立皆倍  
之其紀者多類此蓋公盡心朝廷遇事勇為為之必  
盡其方不擇利害為取舍與人交謙恭和厚言語恂  
恂有不當其意輒毅然自任不可回於得失不較也  
公為人如此

上之欲用公與士大夫之所以期望者蓋有大於此而  
今已矣豈非深可惜哉公兄第三人最相愛長兄寧  
早卒公撫育其諸孤以家事屬仲弟宜令季弟寬得  
專意於學寬遂與鉅亦相繼取進士而寬為御史焦  
氏世科之盛人罕有及者公娶同邑李氏累封至夫  
人子男二長即鉅次欽公以文行政事為當時顯人  
而子又克孝用表著於後庶永永不朽予家江右素  
知公且同朝夕相知益深矣可辭故論次其事之大  
者系以銘詩而俾刻之石銘曰天祐

聖明篤生俊才侃侃焦公乘時皆來為名進士為賢御

史正直自持卷開遠通出副外臺亦克持平敦行忠



施刑為之清遠陞方伯召公是式亦在

國

天子曰來汝佐司徒邦大之計汝審厥謨出入中外有  
勞有烈天不憇遺惜哉此條命之不延人亦奚悲功  
立名存百世之思刻文道周負以龜趾云誰為之公  
寔有子

